

外交官夫人 回忆录

[英] 凯瑟琳·马嘎特尼 著 © 王卫平 崔延虎 译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W A I J I A O G U A N
F U R E N
H U I Y I L U

W A I J I A O G U A N

F U R E N

H U I Y I L U



外交官夫人 回忆录

[英] 凯瑟琳·马嘎特尼 著 © 王卫平 崔延虎 译





WAIJIAOGUANFUREN
HUIYIL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交官夫人回忆录 / 王卫平, 崔延虎译.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5371-5441-3

I. 外... II. ①王... ②崔... III. 马嘎特尼, K.—回忆录
IV .K835.6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8442 号

书 名	外交官夫人回忆录
原 著	[英] 凯瑟琳·马嘎特尼
翻 译	王卫平 崔延虎

责任编辑	武 红
装帧设计	缪 惟
印 务	李建勋
制 作	薛思华

出版发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二巷 1 号 邮编: 83004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15.25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字 数	150 千字
图 片	36 幅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71-5441-3
定 价	25.00 元

凯瑟琳·马嘎特尼

(1877—1949)

出生于苏格兰卡斯尔·道格拉斯村，是第一任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乔治·马嘎特尼的妻子。她二十一岁时随其丈夫到达中国新疆喀什噶尔成为英国驻当地领事馆的女主人。她在喀什噶尔生活了十七年，养育了三个孩子，耳闻目睹了喀什噶尔的纷繁变迁和各种人事，是那个地方和那段历史的见证人。

处的有的马残



WAIJIAOGUAN
FUREN
HUIYILU

责任编辑◎武红
装帧设计◎缪惟

到马还显此了奄此伤惨原物体近暨等过它可死斗走我一惨景。
上死，一有下奄那鳞很马货尸附秃，走始人抢战前了。
路着体奄刺的体于此的在。着们开令争的往程到怕的
一躺尸奄马只肢息遍样这跃摆坊中旋我再的肉再一遇可

WAIJIAOGUANFUREN HUIYILU

就在我写这本书时，时时浮现出一种感觉，那就是我在书中把自己局限在家里及周围关系密切的人和事中，难道我就没有什么材料和感受来谈谈整个新疆吗？而且也不谈谈我对这个世界一角的印象吗？

事实上，这片地区在遥远的地质时代曾是一片内陆海，这片内陆海干涸消失了，但提醒我们它曾经存在过的事实是，这个盆地里的沙质盐渍洼地现在成了一望无际的沙漠，荒凉无比。就在这一片蛮荒大地上，从遥远的过去遗留下了一片长满芦苇的水沼——罗布泊，它起着某种水库的作用——现在中国新疆的许多河流中的水都注入了这里，只要这些河能够长途跋涉，穿过饥渴的沙漠，就能把它们余下来的水泻入到这里。

喀什噶尔人相貌神情各异，颇具欧洲人特征的男男女女身材高大、英俊俏丽，相貌有贵族风度；柯尔克孜人两颊通红，面部扁平；阿富汗人，从侧面看，轮廓修长分明；这里还有印度人，他们中有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还有汉族人。人们在这里还会遇上金发碧眼的人，可能是雅里安人的混血儿。在喀什噶尔，人们很难说清喀什噶尔人到底属于什么人种，因为在过去几千年里，由于四面八方的人们的入侵，这里的人种混杂得相当厉害。这里的许多妇女很迷人，有一些儿童特别漂亮，尤其是那些深眼窝的十二岁左右的男孩子和小姑娘，当他们穿上绒布装，戴上十分合适的帽子，看上去很像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

外交官夫人与喀什噶尔情结



代序

DAIXU

杨 镰^①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在相当多的人的心目中，中亚的喀什噶尔是神秘诱人的、难以理解又难以抵达的异域城邦。它是塔里木地区向西的门户，也是新疆塔里木的行政中心。在新疆探险史上，喀什噶尔起着集散地的作用。喀什噶尔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变迁，成为塔里木、新疆以至整个中亚的缩影。

走近喀什噶尔，是每一个关注新疆的人必走的一步。英国外交官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所著《外交官夫人回忆录》，尽管出版在七八十年前，但至今它仍然是人们了解喀什噶尔的必读之书。她写的虽是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的喀什噶尔，但在她的笔下，喀什噶尔已超越了它的时代与地域，这部书成为探索未知世界的往返车票。

最近，我重读了王卫平、崔延虎翻译的《外交官夫人回忆录》，十年前第一次阅读时的印象仍清晰如新。对于这本书，每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印象，因人而异。可是有一点肯定是一致的：它加深了我们对喀什噶尔、对新疆、对西部的认识，它是我们理解历史发展过程的桥梁。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小说家，西域史学者。

十九世纪世界历史的一件大事，就是大英帝国迫使南亚古国印度成为殖民地，也正因为如此，1840 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才被强加到中国的头上。而与此同时，另一个处于扩张时期的欧亚强国——俄罗斯帝国据有了中亚西突厥斯坦，并进一步南下。英俄竟然对峙在帕米尔高原。本土原本与中国相隔数万里的英国和俄国，都成了在衰退时期的大清帝国的西邻，无时不在刺探由绿洲、大漠和群山组成的中国新疆的一举一动。英俄在帕米尔的抗衡，使那个高山之国——阿富汗历尽了劫难，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和美国的新一轮抗衡又再次置阿富汗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实际上成了十九世纪那场未分胜负的英俄角逐的继续。

十九世纪后半期，安集延的冒险家阿古柏伯克潜入新疆塔里木地区，占据了喀什噶尔，自封为塔里木的领主。阿古柏伯克的十余年统治，给历史留下了倒行逆施的一笔：在近代史时期来临时，企图将喀什噶尔和新疆拉回到黑暗的中世纪。随着阿古柏伯克政权的解体，新疆的探险考察时期就到来了。

那些想更多地了解新疆、弄明白阿古柏伯克对于中亚历史到底意味着什么的“不安分”的人们，或是从英属印度穿越克什米尔的高山峡谷，经拉达克、坎巨提（乾竺特）等土邦，经受大小“头疼山”的折磨，或是自俄领中亚的奥什出发，持续攀登一个个达坂，以倒毙的驼马为路标，与过往的商队结伴同行来到新疆。这往往要走几个月，甚至是一生。喀喇昆仑、因地拉科里、红其拉甫、乌孜别里、吐尔尕特，这一系列的山口（口岸），既是他们的人生坐标，也是他们命中注定的劫难。一旦他们走出了生命的禁区，突破了帕米尔群山和喀喇昆仑峰峦的羁绊，就抵达了回到红尘的第一个通都大邑——喀什噶尔。

在喀什噶尔，他们置身于熙熙攘攘的集市，又过起正常人的平庸生活。眼前的红男绿女，智叟顽童，让他们不免要回忆家乡亲人，又感到这其实已是另世为人了。在喀什噶尔，生活仿佛停滞不前，时间被冷冻了起来，岁月所起的作用似

代序

DAIXU

乎不再是只能催白鬓发、添置皱纹，而是为人们提供了尝试过中世纪的生活和追溯历史往事的机会。

有人曾把上海比作“冒险家的乐园”，而中国新疆的喀什噶尔则是探险家梦寐以求的桃花源、不满足于蝇头小利的商贾的香格里拉。

人们来了，又走了。靠他们的语言与文字，或是浓缩，或是冲淡；或是盲人摸象，或是各取所需；或是抽象概括，或是演义铺陈，把“喀什噶尔印象”介绍给每一个关心它的人，而留在自己心中的则是足以伴随终生的记忆。这记忆有特异功能，有的内容会逐日鲜明，并最终升华为一种特殊的情结——喀什噶尔情结。我在凯瑟琳·马嘎特尼《外交官夫人回忆录》一书中，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喀什噶尔情结。

二

这本书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

1890年12月，一个风尘仆仆的瑞典青年斯文·赫定抵达了喀什噶尔。他只是因考察过波斯（今伊朗）和俄领中亚而小有名气，而在这闭塞守旧的喀什噶尔，根本没人知道、也没人在乎他是谁。当然，当地的“掰着手指就能数过来”那几个外国人组成的社交圈立即接纳了这个新来的年轻人。

斯文·赫定抵达时，在喀什噶尔的外国人当中，最有影响的是俄国的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荷兰的传教士亨德里克斯，最危险的是波兰亡命徒伊格纳提耶夫。而赫定在亲身交往中则发现，和他最有共同语言的是英国职业军

人扬哈斯本，最默契的却是一个英国青年马嘎特尼。

其实，仅就在喀什噶尔的经历，他们每个人都能写出一部生动曲折的大书来。彼得罗夫斯基曾任俄国国会的议员，赫定称他是“喀什噶尔最有势力的人”，当地的居民把他叫作“新察合台汗”^①，他的领事馆驻扎着一支由两名军官统带的、有四十五名哥萨克精兵组成的队伍，这就足够在中亚的任何城市撤换或扶植一个代言人了。那个伦勃朗的同乡——荷兰的“传教士”亨德里克斯更是个谜中之谜。他凭着别人的施舍在异乡喀什噶尔消磨了半生，全部的工作就是私自酿酒和对空旷的四壁布道。就这样，他也能乐不思蜀。他肯定是在躲避着什么——很可能是在躲避自己的良心。而那个波兰人伊格纳提耶夫更是个人物。他高大魁梧，仪表堂堂，但却随时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只要他走进一个房间，屋里的人如果不是他的朋友，他就会觉得喘不上气来。他并不想掩饰自己的两个迥然不同的身份——这要看你站在哪个角度——革命志士和杀人犯，他并不讳言自己曾在祖国杀了一个俄国牧师，因此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又成为逃犯。但他竟能受到俄国总领事的庇护！英国职业军人扬哈斯本出生在一个高级军官和中亚探险家的双重家庭里，他一生也一直交替使用着这双重身份。他有一个在中国更知名的中文名字——荣赫鹏，而荣赫鹏其人在英国侵据西藏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却是另一本书的主题了。青年马嘎特尼就更有意思了。他的中国名字叫马继业，1890年来喀什噶尔时年仅二十四岁，几乎和赫定同岁^②，这就是他们互相比比较容易了解的前提。他的父亲是英国来华的传教士，苏格兰人；他的母亲是中国人，出身于名门望族，因太平天国崛起带来的社会大移位，所以在年仅十几岁时就嫁给了一个外国人，所以马嘎特尼的母语就是汉语。十岁以前，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的南京，直到他的英国父亲以大清驻英使馆的译员身份返回伦敦。

1890年12月底，赫定在异乡最大的消遣就是到扬哈斯本和马嘎特尼的住地去看望他们，他们就暂住在喀什噶尔城墙前面的秦尼巴克（意为“中国花园”），那时他们并未赁屋而居，而是在开阔地上搭了一顶豪华的帐篷。赫定在成名作《穿

代序

DAIXU

越亚洲》和自传《我的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里，深情地记叙了自己与马嘎特尼等的交往，并说：“我在这两个和蔼可亲的英国人那里度过了许多值得回忆的夜晚。”

1891年1月，赫定离此返乡了，不久扬哈斯班也经帕米尔回到英属印度。只有那个英中混血的青年马嘎特尼——马继业留在了喀什噶尔，他是在扬哈斯班的竭力劝说下留守在这地角天涯的。他刚在喀什噶尔定居时，处处受到对手彼得罗夫斯基的挤兑，那时彼得罗夫斯基在喀什噶尔已驻守了八年以上^①，是俄国沙皇钦命的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根本就没把这个英国毛头小子看在眼里，他们每周都出席相同的社交集会，但在两年间他未与马嘎特尼讲一句话。更尴尬的是，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马嘎特尼的地位含糊不清，在最初的十九年间，他的身份只是“英国驻克什米尔公使的中国事务特别助理”（也许大清帝国只是为了抵消俄国的势力，才容忍他的存在），1909年他才成为英国驻喀什噶尔的领事，1912年升格为总领事。就这样，他以今天也十分罕见的敬业精神，在喀什噶尔这个“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斯文·赫定语），也远离父母双方家乡的地方一住就是二十八年！

最初，马嘎特尼挽留被革除教籍的荷兰神父亨德里克斯同住在秦尼巴克。直到1898年，神父才不得不择屋另居。那一年，马嘎特尼获准赴英国本土度假，返回时带来了新婚的妻子，秦尼巴克有了第一任女主人。在妻子的陪伴下，哪怕只是为了表示大英帝国在中亚的存在，马嘎特尼苦守着这冷衙闲差，耗尽了自己的全部华年，像旋转舞台上的固定道具。凯瑟琳·波兰德^②，这位在英国土生土长的、远嫁异域的“小家碧玉”，竟

成了泰尼巴克——英国领事馆十七年间生活的见证人，并以细腻、温馨的笔调，写下了西域探险史上的名作——《外交官夫人回忆录》。

三

《外交官夫人回忆录》^⑤写于1931年。在这之前，也出版过其他的反映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生活的书，比如在1914年马嘎特尼一家回国度假时，接替总领事职位的赛克斯的妹妹伊拉在1920年就出版了自己在喀什噶尔和塔里木生活的回忆录《穿越中亚的沙漠与绿洲》。但也正是与这些作品相比，才更能显现出马嘎特尼夫人的回忆的不可替代。原因不言自明：这些作者当中除了她，还有谁曾在喀什噶尔生活过十七年之久？

这本书是以踏上旅途开始，并以回到故乡作结。

刚开始读它，或许觉得有点像十九世纪英国女作家们——如奥斯汀、勃朗特姐妹——的小说的仿制品。但只要读上两页，就会发现女主角既不是简·爱，也不是《傲慢与偏见》里班奈特太太的爱女吉恩，但我们可以推测，作者凯瑟琳·马嘎特尼一定对上述人物是相当熟悉的。好在她不是在写一部爱情小说，她做的只是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原原本本地交待给读者。她的经历虽然绝不是一般妇女所能有的，可她的感受却非常容易引起共鸣。

由于她的旅途主要是穿越广袤的俄国和俄领中亚，全书最初就是在对这一路的描写上展示了独特的风格。凯瑟琳的略显迟滞的笔触只要一写到无边的长途，就变得洋洋洒洒、雄健有力起来。当时与扩张步伐相匹配的是俄罗斯四通八达的驿站。在她的笔下，我们看到了在原野上疾驰的俄国邮车，机敏、矫健得像猎犬似的驿马，无处不在的俄式大茶炊，中亚安集延直径六英尺的木车轮——古代高车人的遗风；我们见识了俄国驿站快速有效率的换乘——这使人联想起普希金的小说；领略了由冰山融雪滋润的边境城市奥什^⑥……

代序

DAIXU

当然，这本书的描写重点在喀什噶尔，它的主要成就也是体现在对喀什噶尔的珍贵回忆上。

在本书的第八章，作者深情地回忆起在离家万里的地角天涯度过的第一个春天的种种印象。她像写抒情诗一样地写道：“在喀什噶尔度过的第一个春天，对我来说可真是意外。”随着冻土的复苏，河床的坚冰被春水胀裂。而在某个早起的清晨却突然发现，昨天黄昏还见不到一缕新绿，仅经过一个晚上竟已置身于绿树成荫的林带里了。几乎就在叶蕾舒展的同时，杨花、柳絮已围绕着人们飞舞起来。“远处的果园里，传来一阵阵低沉的嗡嗡声。我来到果园想探个究竟，不料惊奇地看到那里已变成了一座仙境，鲜花怒放，花团锦簇。那低沉的嗡嗡声就是数不清的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采蜜时发出的。”此后，“每年春天，我们都聆听第一场青蛙音乐会，从来没有错过它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因为青蛙音乐会告诉我们，那单调乏味的漫长冬天终于过去了。”

在景物之外，作者更关注人，更留心她的邻人和过客，首先是当地的妇女。

在秦尼巴克附近有个汉族人的公墓——“义园”，由一个面容枯槁的老人管理，有位当地的老妪和他生活在一起。一天，汉族老人死了，而那形销骨立的老妪就枯坐在他们房门前边，不吃不喝，不哭不闹，一动不动地坐着。又过了两天，凯瑟琳已经忘了这个老年失伴的妇女，但她的孩子们出去玩回来告诉她，那个老妪仍以原有的姿势坐在城外的垃圾堆上，已经冻僵了，但好像还活着。那一年当中最冷的日子，而且下着雪，没人能在室外过四个晚上还活得下来！凯瑟琳和丈夫提

着马灯找到了那个老妪。他们问话，她不回答，给她食物，她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在她身旁都是过路者给她的食物和钱。她已经完全冻僵了，仅靠身下那些马、驴、骆驼的粪便提供的一点点微热^②才没被冻死。这本身就是个奇迹！

凯瑟琳后来得知，老妪因点火烧着了那个看墓老人的棺材，受到了老人同乡的惩罚，被赶了出来。在领事馆的拘禁室里老妪居然活了过来，浑身烧得一塌糊涂。这个过程对凯瑟琳来说只是圣诞的一个善举——但我读到这里，就像回到了世纪初的古城，亲身感受到了一些人在封建伦理和宗教观念的重负下喘息的苦难和毫无指望的日子。这个老妪显然是在守灵的寒夜点火取暖时不慎引燃了棺木。浸入骨髓的酷寒使她乱了方寸，暮年失伴的动荡麻痹了她的神经。喀什噶尔的“卖火柴的女孩”用点燃的方法，来暂时免于冻死。作者选择这个故事不一定有什么深意，但我们却从其中感受到了她亲身经历的氛围。对于认识 20 世纪初的喀什噶尔，这件往事所具有的穿透力与说服力，可以等同一部专著。

作者还讲述了这样一个关于当地人的故事：

在一个新年的早晨，按习惯已装束整齐的女主人凯瑟琳正和丈夫一起猜测：“谁会成为今年元旦我们的第一个来客？”然而，第一个客人竟是步履踉跄、大声哭喊“有人正在抓我，要杀了我”的疯子，这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乞丐。第二天，他无声无息地死在墓地的一座古墓旁。作者没有去发掘死者的身世和死因，仅以他这种独特的死，为异国他乡的神秘陌生作了绝妙的“注释”。

在《外交官夫人回忆录》一书中，一些看似不经意的描写，往往使读者产生了真切的共鸣。比如第十章作者写在旅途中遇到了倾盆大雨，浑身湿透，寒意砭骨，他们不得不投宿在一个狭隘的牛毛小店里。这时一位维吾尔族妇女端来了热茶，“端上来的这杯茶，在其他时候我们绝不会喝，但现在却是那样令人高兴，因为端来茶的人真诚友好，笑容满面”。有什么能比发自内心的善意与微笑更能温暖困境中人的心呢？又比如作者在第五章写道，当她被路上的水洼阻住时，一个清晨拾粪的枯瘦落拓的汉族老人主动地、恰如其分地帮她走过水洼，“他考虑得如此

代序

DAIXU

周到，而且这一切都做得极有风度，真使我感动不已。更使我感动的是，老人明白无误地表示，他做这件事不要感谢，也不要报酬”。这流落他乡的老人处境肯定不好，但他却没有失去作为人的尊严。

我早就注意到，不知为什么每个到过喀什噶尔的人，对那里的声音都有一种不被时间消淡的印象。在初读贡纳尔·雅林的《重返喀什噶尔》^⑥时我就深深受到这一点的感染。可以说，凯瑟琳在第五章“喀什噶尔回城”中最具特色、最有感染力的段落，就是对喀什噶尔城市之声的描写。读那细致、凝练的优美文句，使人仿佛又仰望着喀什噶尔的艾提尕清真寺，又徘徊于巴扎迂回的曲巷，又步入香妃陵庄严的拱门，又远足在精耕细作的田野。活色生香的妇女，五光十色的人群，摇曳生姿的青杨，碧玉般流动的渠水……这些景象伴随着逝去的声音，突然又回到自己的身边。唢呐和手鼓不是凡乐，叫卖和吆喝不是嘈杂，人声鼎沸不让人感到烦躁，毛拉^⑦一遍遍的呼唤也不仅是单调的重复。而喀什噶尔的印象、喀什噶尔的情结，已被这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固定成信号，永不衰减地储存在人们的脑海里。

去过喀什噶尔的读者读了凯瑟琳的这本书，就好像与一个久别的挚友意外重逢；从未去过的，也会在自己的向往中，为那遥远的异乡辟出驰骋想象的空间。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对中国西部感到关注的人读过这本书，都会觉得大有助益。

除了本书，关于20世纪初的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和第一任总领事马嘎特尼的经历，还有其他一些著作记述过，如克莱蒙特·斯科拉因和帕米拉·南丁格尔的《马嘎特尼在喀什噶

尔》(1973年)^⑩等,而且马嘎特尼在漫长的二十八年间所写的篇幅浩瀚的报告如今也已解密,陈列在英国的档案馆里,等人们前去利用。人们对他的使命、对他这个人本身,有着不同的看法,但这对喀什噶尔的魅力并无影响。从马嘎特尼初到喀什噶尔,哪怕就从凯瑟琳的到达算起,现在也已经超过百年。当年的恩怨旧债,早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关于喀什噶尔,除了凯瑟琳·马嘎特尼的《外交官夫人回忆录》,我还读过贡纳尔·雅林的《重返喀什噶尔》、戴安娜·西普顿的《古老的土地》,它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我解读喀什噶尔的一种途径。

喀什噶尔本身也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它深奥难懂,又朴素无华;它冷峻刻板,又海纳百川。几乎所有的西域探险家都品味过它的温馨、它的古朴、它的多变和它的不变,都有过伴随终生的喀什噶尔情结,都在自己的书中为喀什噶尔辟置了专门的章节。可以肯定,没有喀什噶尔,西域探险史就完全是另一种结构了。

注释:

① 察合台汗国曾长期据有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中亚地区。这里是半开玩笑、半含针砭地把彼得罗夫斯基比作新的喀什噶尔之王。

② 这一年赫定刚二十五岁。

③ 彼得罗夫斯基于1882年来喀什噶尔就职了。他在此地驻守了二十一年,仅这一点,他输给了对手——在喀什噶尔滞留了二十八年的马继业。

④ 这是马嘎特尼夫人的闺名。

⑤ 该书的原名是《AN ENGLISH LADY IN CHINESE TURKESTAN》。

⑥ 奥什,或译为奥希。

⑦ 马、驴等反刍动物的粪便只要堆积在一起,就能产生一定的热量。

⑧ 《重返喀什噶尔》,是“瑞典东方学译丛”之一,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⑨ 新疆穆斯林对阿訇的称呼。

⑩ 据说曾有过翻译此书之议,但迄今未见出版。